

81302

利己主義，在今日之現實國際生活上，已有甚大之貢獻。爲保障特種利益，以國際協力，而使各方面得以進步，並阻止戰爭，對於世界和平之促進實甚大。然偶與利己之目的相違，國際間之互助與結合即不可能，世界和平亦根本動搖。故僅以利己協力之合理主義，求世界之永遠和平，終不能澈底解決。科學與文明發達，使得樹立和平而防止戰爭，同時戰爭之可能性與患害亦增大。世界經濟之連帶關係，以及交通企業之發展，使各國人民互相接近，其間

新俄國家主義的復活

自中東路事件發生後，蘇俄打破國家主義，實現世界革命的政策之矛盾性，益復顯露。不僅各國資產階級的報紙，恣意嘲笑，即各國社會民主黨乃至洛航斯基

等反幹部派的言論機關（例如在巴黎刊行之 *Contre Courant*）亦異口同聲，詆責斯太林的政策

爲一種「蘇維埃帝國主義」。所以蘇俄的對外政策

逐漸放棄其國際主義的空洞的口號，而傾向於極端

國家主義，實爲難以否認的事實。英國工黨的唯一機

之衝突亦頻繁而深刻化。而無論如何，若無全人類結合之理想目的，但僅以合理主義之協力，偶逸出利益範圍之外，互助與結合即不能有望。

國際聯盟之欲達到世界和平，而僅以利己主義之協力，則終徘徊於外圍，而不能達其核心。故世界和平之途徑，惟有組織聯盟之各國，提倡真正汎世界的理想，以完成人類全體之世界的結合。

劉安常譯於北大三齋

M. Farberman

關報紙 *Daily Herald* 的特派通信員簡勃曼

(Michael Farberman) 最近發表一文，論蘇俄人民

國家主義思想的成因及其影響，文甚簡短而觀察則

多深入之處。特譯錄於下。至於作者見解之是否中肯，

讀者可各依自己的見地去考察，譯者不敢妄加臆否。

化魯譯識

我最近游歷俄國所得到的最深切的印象

之一，乃是新俄國家主義的復活。

我雖說「復活」，但實在應當說「產生」，因爲國家主義這東西，就牠的確切的意義說，俄國以前實在還不會有過。

在帝政時代，俄國民衆還不會發展到可以產出國家主義的理想的一個階段。當時的上層階級不是貴族式的大同思想者便是澈骨的守舊主義者；他們對於他們的國家不能產生出一種自然的愛慕。在一般人中間呢，國家主義這個名詞是和卑下的反動的政治，同一意義；所謂國家主義就只是對於俄國國內的「異族」(Inorodky)——如波蘭人，烏克蘭人，猶太人，亞美尼亞人——的一種輕蔑與憎惡。簡言之，向來俄國只有排外思想而無國家主義。

國家主義原來就是性格的指南針，是人對於本國的尊榮心的表現。此等尊榮心，在革命以後，——我們可以充分地肯定——倒是發現了，俄國人民發見了他們自己的國土了。

上次，我在莫斯科時，我常在一家書鋪門前站着觀看，這書鋪的玻璃窗上張掛着一張廣告，

其中畫着一對少年男女，手挽着手，滿臉現出快樂的微笑。那張畫的下部畫着幾處田野與工廠。圖旁的說明是「我們的國家」幾個大字。其實即使不寫上這些字，單從這一對少年男女的臉上，我們已經很明白地看出所表現的意義了。

在從前俄國人對於國家的觀念，就只是使他們去送「死」，現在纔覺得國家是使他們享受「生」的愉快的一種東西。

這種對於國家的愛慕的覺醒，生活的愉快的復活，是蘇維埃國家最顯明的特徵。例如旅行的嗜好，在俄國以前從不會有如是之熱烈。許多俄國青年人都從旅行中發見了他們的廣大的統一的國土。他們利用鐵道，輪船，公路到處旅行。旅行公司與舟車代辦所在各處組織旅行的機關團體，有整千整萬人是靠了這種利便去遊歷。此外則又有整千整萬人，不假公共機關的幫助，單獨去遊歷。

81303
除了這「國土的發見」，「國家觀念的產生」外，我們如要明白新俄國家主義的真意

義，不可不知道另一種情形，即十五年來俄國與外部世界的隔絕。這長時期的隔絕的結果，使這一代的俄國人和西歐文化生活絕無接觸的機會，因之造成一種褊狹的地域思想。而且對於外部世界不僅是隔絕而已，還帶着仇恨。這種仇恨外部世界的觀念，漸成一種頑固的習慣，因而產出一種過度的國家主義。

此種心理狀態——國家主義的觀念——的造成，尚有一個要素即目前的繁榮的時代與過去的饑荒困窮的時代的比較。俄國人民經十餘載的苦鬪，造成今日的日臻繁富的氣象，同時卻並不自足，尙然努力謀社會的經濟的改造的大計劃的實現，此種情形足以滋長俄國人民的驕傲，而因以養成一種惟我獨尊，蔑視一切的自大大心，此為不可否認的事實。雖說是如此，但此種新興的國家主義卻完全是健全的。此種新運動實與今日俄國生活的三種特徵相適應，即「勇敢」、「毅力」與「朝氣」是。

但是有人要問，對於俄國革命中所標榜的

國際主義與其反國家主義的口號，又將如何解釋的通呢？我們只有這樣地回答：這雖然是矛盾的，但事實卻只能做到如此。假如從俄國革命中，除掉了民族的要素，簡直就無所謂革命。

一切的革命都標榜一個闊大的旗號，到臨了兒則仍不能不屈伏在實際之前，俄國革命自然也不是例外。鮑爾希維黨宣傳他們的主義可謂竭盡能事。他們把「世界革命」當作宗教一般看待，這事我絕不懷疑。但是我所感到的卻只是鮑爾希維黨所最注意的，卻似乎是俄國革命的運動與俄羅斯國家的安全。

誠懇地說來，俄國人現在唯一的注意點就是本國經濟的恢復與其文化標準的提高。每次「經濟的戰線的新勝利」——鮑爾希維黨愛用軍事上的名辭來述說一切——如一個新工廠落成，一個新電站開幕，烏拉爾山發見石油礦，慕爾曼斯克(Murmansk)附近發見硝石礦，都當作一件大事，舉國若狂地慶祝着。

81304

可是最明顯的證據，卻是俄國的日報了。鮑爾希維黨的報紙是世界獨一無二的一種制度。報紙的目的，與各國的報紙全不同，既不是報告消息，也不是為娛悅讀者，更不是教導民衆。報紙上所揭載的只是經濟戰鬪的口號而已。報紙的論文不外二種，不是激動勞動階級對於國家的信仰，便是鼓勵他們對於國家的效忠。在「經濟的戰線上」偶而有一極小部分的陣線發生疏虞，報上就大書特書地提出注意與警告。因為報紙上滿載着「國內的經濟戰線的軍報」，此外別國的新聞只好摒除不載了。

我在俄國讀了俄文報兩月以後，頗以為苦的，倒不是因為俄報所載別國的新聞都加上一種色彩，卻是因為報上除了本國新聞外，竟全不注意而且竟至全無別國的新聞。

鮑爾希維黨自信——甚可說是自誇——

他們是國際主義的宣道者。可是細心觀察一下，方纔明白鮑爾希維黨實不免犯了許多偏見。假如我的觀察不錯，那末外部世界的變遷，

似乎只有有關於俄國的，方纔能引起他們的注意。假如我們再把共產黨在西歐宣傳的目的及方法分析一下，便可以發見他們的目的，倒不在於世界革命的破壞工作的實現，而在俄國安全的保險。

所以，我們既已知道了俄國及俄國革命的傾向於國家主義，則許多鮑爾希維主義的崇

意大利與海

此文係意大利首相墨沙里尼於此次倫敦海軍會議

閉會前所表。混謂英美日法意五海軍國之集會將使

會議分爲二國。英美屬大海軍國，法意屬小海軍國；而

日本則介乎兩者之間。並謂關於海軍軍備之需要與

海軍軍縮之標準，比兩國以及日本各不相同。此種觀

察，殊切事實。蓋倫敦海軍會議開幕以來，所以遲遲未

有圓滿之結果者，實因五海軍國對於軍備之需要與

軍縮之標準，各各不同，意見分歧，難歸一致故也。此文

已由天津大公報譯載。茲因意國之海軍政策及其代

表國對於倫敦海軍會議之立場，於此均可見一斑，故

特轉錄，以備留心此次五強海軍會議經過情形者之

拜者——鮑爾希維主義的反對者亦然——不難排除偏見，不至再誤信在俄國所發生的事實，可同樣移植到別的國土了。假如我們能除去此種偏見，專就俄國的情形論俄國，則方纔能對於此國土得到更確切的認識，對於她的文化生活，得到更恰當的概念了。

Mussolini

參考。

記者

此次關於倫敦之海軍會議，將討論近代未曾提議過之最廣大之裁抑海權計劃。一九二一年之華盛頓會議，僅限制主力艦，此次會議討論範圍，遍及於各類海艦，且須議及關於其他海軍力之問題，如潛水艦之廢止，新海法之設立，海上之自由，食糧船之不受侵犯及中立國之權利等。會議中之議程，今尙未知。然已預知者，爲討論限制英美日法意五國之海軍力。此五海軍國之會集，將使會議分爲兩團，即大海軍國與小海軍國是。英美屬於前者，法意屬